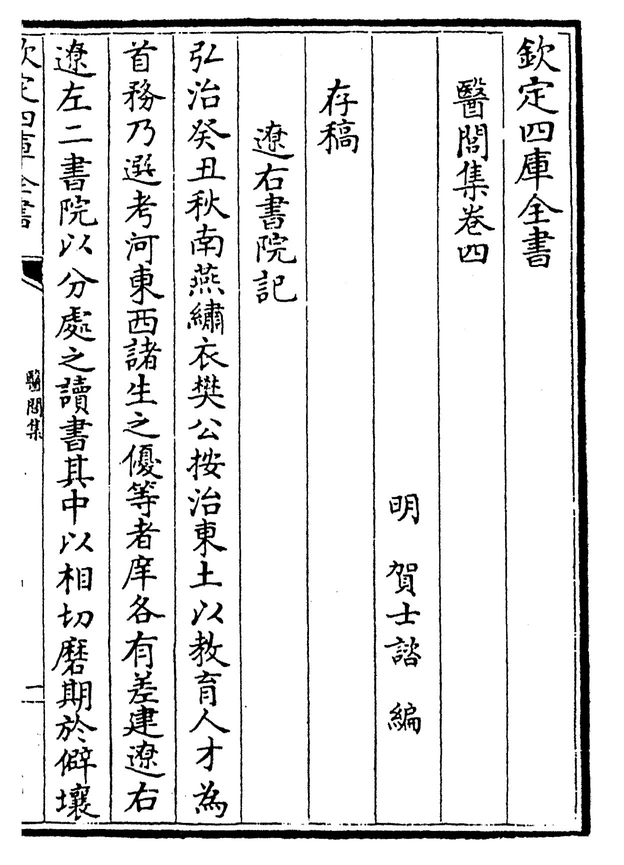


集部



醫閭集卷四

明 賀士諮 編

存稿

遼右書院記

弘治癸丑秋南燕繡衣樊公按治東土以教育人才為首務乃選考河東西諸生之優等者庠各有差建遼右遼左二書院以分處之讀書其中以相切磨期於僻壤

之士咸克造就廷學行老成師儒主之復命官典其薪米供億之費院額之扁廵撫都憲河東張公九雲之所署也樊公臨古宜枉顧病夫請為遼右書院記欲成諸生而久斯院辭以迂鄙不足辱命繼而託分守参戎金臺王公彦箴懇求不已乃為一言夫古今之道一而古今之學不能一葢古之學者將以明此道而體於身足乎已而及乎物非若今之學者務誦數工纎組要聲光儌利禄而已此義利正邪之分而治道隆汚生民休戚

之所係焉者予竊感焉不能苟同流俗謹取紫陽文公之教於白鹿者躬勉以誨子弟暨館下之生聞諸人不迂闊之者鮮矣今樊公之記斯院乃不我迂而惓惓以之為託公其有意於法古乎則亦遵文公之規而已盖其所示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修身處事接物之要炳然具在至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其丁寧之意愈益深切諸生由是以進髙乃志正乃學實乃功以袪習俗趨利之故陋吾知德成而才富體立而用行進足以匡吾

君而澤吾民退足以化其鄉而善其俗夫然後古聖垂教之意可以不悖朝廷育才之心可以無負而樊公之建斯院與夫從㥚而成之者亦皆有光於無窮矣嗟夫此固諸生之所以成而斯院之所以久者與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故敢以是為諸生勸敢以是為將來告樊公名祉字介福丁未名進士是役也提調者叅戎王公銘督工則都閫魯公勲云

義州脩建縁邊營堡記

義州古曰宜州在醫無閭山之右有虞封十二山時即為中國之地矣秦漢以來或得或失我太祖高皇帝掃蕩區宇混一四海爰命功臣龍虎上將軍都督馬公雲葉公旺由東萊航海來遼招附而經營之設遼東都司焉義州之境廣袤餘百里東翊廣寧南庇錦州西引大寧大寧諸城亦一都司也惟北鄙與敵鄰耳永樂間朝廷以朶顔三衛内向効順遂徙大寧諸城之人於北直隷而以其地與之義州遂兩面受敵而緣邊凡百六十

里最為要害地焉正統初提督軍務都憲鹽山王公九臯乃創立六馬營堡每堡守以餘丁五十人小官一員城中官軍輪番設伏內則保庇耕牧居民外則救援臺空戍卒有小警則粘踪斷其歸路大舉至則協力助為聲援在彼有腹背之虞而在我得犄角之勢焉又凡在城官軍每一至邊有所止宿而無暴露奔馳之苦垣黙臺空一有壞缺營之軍丁即時補治無久壞大壞以致千里調夫勞瘁死亡之患此實保邊禦敵久安長治之

要術也自後以北邊未靖暫撤官軍以避其鋒遂因循而廢棄焉弘治六年分守叅戎金臺王公銘修建大清一堡塡實官軍五百餘尚立墟榛莽間有識者浩歎而已弘治戊午以來邊備益弛兵患大作始而窺邊卒攻臺空以疲弊我兵馬繼而掠耕牧竊屯堡以戕害我人民已而擁衆深入掩覆官軍以蹂踐我土壤雖晝行官道夜宿園廬者猶不免焉嗟乎敵人之勢熾官軍之氣沮膏腴之田棄農桑之業荒死亡流徙何斯民之不幸

也皇天厭亂否極而傾弘治庚申叅戎襄平韓公良弼
分守吾州公才兼文武志在安攘甫下車而旌旗壁壘
易色矣且慨然以起敝為己任請之鎮廵重臣者極其
心力然皆未果乃癸亥歲廵撫賛理軍務山東張公用
和廵按閲實兵備侍御江右佘公宗周相踵恩臨俱汲
汲以脩建營堡為保邊首務躬親行邊觸冒險阻相度
其宜區處其費與凡犒勞而賞勸之者無所不用其至
而韓公之志於是始伸自大清堡西南堡曰大寧大平

大康大安大定甫踰年而皆以次就緒每堡塡實多者七百少者四百人供軍舍餘從馬於是授以附堡田土使之且耕且守以漸包砌而擢賢能官以守之其官軍之多寡亦時勢之使然也自是聲勢連絡内外倚仗邊境無虞歡聲滿野積年之禍一旦掃除而利澤宏遠矣六堡舊名清河義寧鎭邊青榆林大安綏遠今五堡新名則張公之所易也其督工委官則有備禦都指揮張椿千總都指揮楊忠焉吾州父老喜極而憂曰安知平

寧既久無廢棄如前日者乎吾子若孫必復罹其禍矣盍求德人之言記其源委利害之實以深刻而永鑒乎於是武弁龔石薦紳請余文歡欣從事靡約而同余遂欣然諾之記成乃喟然嘆曰是舉誠多益矣使後之繼者皆能體今日諸公之心邊不永固而民不永安乎苟或受賕而畀以非人私役而妨其公務科尅以蕩其恒業别墅其營堡而臧獲其軍丁寄空名而曠實事焉則雖有營堡亦不足恃其患可勝言耶如是而歸咎於創建

之人誤矣後之君子尚有念於余言也夫

史氏倚廬記

史氏祖山東東昌聊城人今為古宜金紫巨家君名璠字公玉昭信校尉百戶公諱鑌之三子也生而剛明自好雅重鄉閭雖處廛市而衣冠言動檢飭不少慢浮薄者或誚之曰乃亦士夫態耶君惟自信而已既而遣其仲子冊從病夫遊病夫教人不能同俗專事口語文辭以取青紫必首以文公小學使人讀而躬行之希進上

達迂之者恒多史君乃能於其家亦取小學學焉謂之者益甚而君之自信益篤乃弘治五年仲冬月毋安人劉以壽終哀毀如禮乃於中門之外縛數椽為倚廬居焉絕肉酒遠帷薄且未嘗一造親故之門以終喪制又嘗以其自置居第讓其季焉是盖真有士夫之行而今之士夫每每難之者矧流俗之浮薄者耶問學益人不可誣也嗟乎禮教之壞久矣滔滔者固無足言而仁人孝子之間出者復往往舍神靈而守塚墓孝有餘而學

不足守先王中制者希矣故記史君之行於其廬以世其子孫且以告吾之鄉人

贈金德容之任石州序

弘治丁巳仲冬吉月古宜金德容之任石州幕友人户科給事中賀欽時病居於家命其子士諮書贈德容曰當官三事古今所尚德容平生自誓曰居官取賄天罰其嗣又能謙謙自牧不忤於人自遊京師十數年來安於儉約常假貸以自遺若是者可謂有志於清慎勤者

矣況德容歷事刑曹國朝憲章擬議熟矣讀書讀律修己治人尚可謂無術者耶玆行也首領一州與賢太守相可否布善政以蘇窮民必有可觀者焉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操一州之機要者乎德容勉乎哉勿若俗吏惟讎怨於齊民而竭智力於鞭扑也州之侍御崔公武選陳公欽之故人也令不知歷何官已投老否德容倘往拜而請焉必有善言也德容勉乎哉廵撫都憲侯公大叅前兵部亞卿張公欽

之同年友也今不知遷轉否德容爲之治屬進謁之際必有善教也德容勉乎哉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之謂也又何患善政之不布而窮民之不蘇哉若然則病夫亦與有光矣德容勉乎哉

一峯羅先生墓誌銘

國朝鉅儒羅先生諱倫字應魁改字彛正號一峯其先豫章人唐末徙居吉安永豐湖西代有聞人歷宋尤盛武岡教授開禮公勤王死節以故族屬三百餘竄無一

人臣事于元者祖諱求仁號善耕儒雅倜儻樂善好施
考諱修大號大山耿介忠信母李氏以宣德辛亥正月
十一日生先生生時有奇祥甫五歲嘗隨李入園收果
長幼競取獨賜而後受年七歲善耕先生訓於庭不匝
月而童蒙諸書咸遍明年學於里師時乏書里師令遍
遂諸生授讀諸生未成句讀而先生皆已成誦嘗牧樵
則携書讀之自幼勤學定省之餘未嘗釋卷年十四授
徒於鄉以資親養莊重嚴毅師道卓然嘗曰學豈科第

而已哉乃欲捐舉子業父兄不可已而補郡庠弟子員
言動不茍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
之耳朋黨以道學目之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
貧乏命有司賙之先生謝弗受豪右肆侮殊甚先生恬
然不之較也是年丁内艱居制嚴甚踰大祥口始沾醎
酸物嘗曰吾無以報吾母誓為一孝子庶無愧吾母耳
丙子領鄉薦癸未赴春闈遭回禄呼曰吾平生無毫髮
得罪於天今乃至此柰吾親何須臾垣上一老人以杖

提而出時殞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示掐老人竟無所得未幾大山先生訃聞奔喪執禮如初先生雖不以科第為心而大山先生預知必魁天下成化丙戌其言果驗就題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為說時謂之真狀元為翰林脩撰無何會内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臺諫皆不敢論列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復俟數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

拱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名曰扶植綱常事先生以犯顔敢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然士論益榮之而緘默之風為之一變終先生之世臺省不復有起復者矣在泉時秋毫無所與惟講學齋文以自給配梁氏安人卒泉守李宗學遺以棺先生以其求文未償受之明年召還復脩撰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復官我之力也乃無片言謝先生

聞之曰渠非有私於我也乃改南京供職三月以疾辭
朝廷不允二年章三上始得歸戊子秋抵家卧病養心
之餘若禮記註說之繁命門人録其要以便觀曰庶不
失所執守也壬辰疾稍愈以族屬未化諭之以約束本
之以律令鄉人化之喪禮行浮屠除盜賊息民業安十
餘年間兼并不作鄉俗為之一美嘗欲倣古置義田有
助以堂食錢者先生弗受且告之曰是錢雖公亦不可
費以之積粟賑民可也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

解以覆之乙未卧病厭囂乃於金牛山中結茅東曰静
觀西曰正密居焉四方學者往來益衆先生於講明性
學者納之務舉業者辭焉越二年戊戌九月二十四日
先生疾革示門人曰人之為學易簀之際可驗怡然而
逝無所顧慮者見道明也遂終先生素清儉自朝服外
絲帛之衣未嘗入體殁無斂襲具乃取敝幃以斂門人
方琬輩解衣以襲友人羅峻極貴傒助以棺嗣子迎柩
歸隨而悼祭者數千餘人四方赴弔者三載不絶先是

夏秋間山嶽崩裂大雨如注途虎啀人烈風折木先生
所居山脉忽墜一井其深叵測哲人之喪而天地山川
為之一變其生盖不偶也先生天資剛明清介淡然無
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學貫博約才周經濟忠孝懇懇
至老不衰出處進退合乎道義片言隻字有關世教教
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静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惓
惓不少怠先生於功名富貴真如浮雲過目惟終日乾
乾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死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静觀

正容之銘所以繼作也先生律已甚嚴而待人甚恕自
奉甚薄而賙人甚急其排斥異端以崇正學蓋天性也
有識之士以先生之處而委以吾道之緒冀先生之出
而望以吾道之行惜乎年不配德未老而殁悲夫梁氏
安人卒繼劉氏安人子男四人梁柱榦檁梁柱先後領
鄉薦女三人一適張某其二早世以成化辛丑十二月
二十日葬本里都溪凹上源有一峯集行於世愚忝先
生榜進士尊事唯謹先生直弟我不世俗讓道義相契

真異姓伯仲也愚與先生俱以戊子謁病歸餘十年而先生訃至又二十五年弘治壬戌之夏其子梁柱自京師走書古宜請銘先生之墓嗚呼我尚忍辭哉但以筆力綿弱不足發揚盛德是愧銘曰

先生之德正大光明先生之才奇偉汪洋先生之志聖域是藏先生之功扶植綱常嗚呼哲人日月其光醇哉醇哉百世之望

張生文亨字說

文一也古今所指不同古所謂文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文科第詞章之謂無本之文也無本之文烏可謂之道哉文而謂之道古之所謂文也易之所謂人文書之所謂乃文詩之所謂思文論語之所謂斯文是也張生文亨方專心於舉子之文嘗屢以為己之學啓之而未應也恐其遂以命名之義為今之文而無意於古則識趣卑陋而終淪沒於為人之俗學不可振矣因其請字故以道泰字之生其顧名思義而不爽於古今取舍之

宜則為己為人之擇自不容於不謹矣由是得路而進焉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要不失為君子路上人也生其勉之若然則所謂文亨者乃道之泰非區區文章科第之亨通利達之謂也生其勉之

先考妣墓誌銘

先考賀公諱孟員浙之寧波定海人考志德妣杜氏以洪武己未四月三日生幼失怙性朴厚寡言語勤儉篤實老而不渝永樂初從父志初公戍遼之廣寧後屯衛

挾以偕行遂家於義州城常客遊江淮以貿易爲事然未嘗苟取於人商賈之俗大抵以奢靡淫樂相尚公獨儉静自守不爲所移每出行遇道途溝凋泥淖輒捐貲脩治或爲杠以便行者晚歲家居不出督課卑幼爲蔬圃之業而已從父之季子曰旻以武功擢百戸公行居二故人以二老官人稱之公初娶張氏夫人性行淳善壯年先卒繼娶郭氏夫人謙謹勤儉時從舅姑治家嚴夫人早夜勉勉不少懈他婦不堪其苦或多咨怨夫人

獨無一語老年撫育子姓慈愛備至賙卹親戚內外無間雖在疏遠罔有遺棄公一男二女妙善張夫人出也適義州衛百戸黄紀男欽即不肖孤女興純郭夫人出也欽景泰丙子舉人成化丙戌狀元羅倫榜進士戸科給事中戊子謝病歸家二十有一載弘治改元陞陜西右叅議勑命撫治商洛等處兼分守漢中地方方欲以母老具辭而郭夫人不起矣興純適本衛百戸胡喻冡子鑑鑑有才名不第蚤卒孫男五士諧士闓士謨士詔申

孫孫女一曰貞順義州指揮僉事史文其壻也先考五十有九始得不肖孤幸而壽永猶及見不肖孤中鄉舉越七年始考終正寢時壽年八十四天順壬午十二月二十六日也郭夫人以不肖孤中進士迎養京宅不二載而孤病以歸啜菽飲水二十餘年垂命之際而不肖孤且有方面之擢夫人之壽視先考加二歲實終於弘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也嗚呼不肖孤於我考妣學未足以干一命之封禄未足以致一日之養其痛終天當何

如哉先考以卒之年二月七日葬城西蔬圃張夫人祔焉茲郭夫人以五月二十一日合葬其壙不肖孤欽號哭為之誌銘曰

惟我考妣積善實多不食其報天也奈何

外考妣墓誌銘

公諱旺姓屠氏先世徐州人考諱貴宣德間以北京彭城衛副千戶調遼東義州衛遂家焉妣劉氏生公昆季四人公於第為二配莊氏故致仕指揮莊公諱顯之從

女有賢行先卒生女四人無子公少壯時嘗膺操練役
己而業農於淩之陽杜氏屯若干年成化壬寅長女壻
戸科給事中賀欽卹公老而勤劬請於家養之厥後又
以古人無不立後者乃謀諸席氏之族公之四弟早世
有子四人長者喪明議其季其母有難色欽曰但欲繼
世耳瞽可矣況其有孩數歲遂以後公且以俗瞽之習
惑人乃教專讀小學書暨古詩咏倫理者欲使說其意
為鄉曲勸公之心愈益順焉公淳朴謙厚有先民風不

能貿易常優游蔬圃中有以米粟易蔬者公與之輒過
其直人或目公愚公若不聞也公喜得酒遇飲輒醉醉
輒覔袵席嘻嘻然無一語忤人弘治三年閏九月十日
以暴疾卒壽七十有二以其月二十七日葬城西三里
愚家蔬圃之南阡莊氏祔從公志也欽為之銘曰
於外考妣同此幽室既幽且深維永安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醫閭集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醫閭集卷五

明　賀士諮　編

存稿

簡石齋陳先生

拜别年深可勝馳慕追憶早歲京邸奉教之時如在昨日所恨天各一方南北萬里先生年近古稀生亦逾艾望者不知此生再有承教之日否也與言及此不覺墮

淚別來二十六年立志弗堅用功弗篤只是舊時伎倆人物大負先生教愛盛心慚懼之甚屢詢知太夫人萬福先生道化大行喜慰無量生雖不才不敢以衰老自棄伏乞惠賜藥石之言以袪沈痼之疾誓竭駑鈍勉奉求進庶不終墮小人之歸也小兒士諧去年山東鄉試叨中令年下第未歸此兒極慕仰先生之教幸因風加惠一指引之當不似乃翁負教之深也今作此書寄士諧俾託貴鄉下第舉子附上料在今秋定到便中乞回

數字寄京中鄉貴託轉至遼東甚幸甚幸言不盡意

伏惟心照不備

又

奉别十載慕仰如一日今年三月末鄧官人至得拜瞻

半像并領手教及三詩諸草札喜慰感佩之深不可云

喻端默之訓實示以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所以教愛欽

者至矣謹銘肺腑惟是此時為養母治生之故未果做

此工夫只且勉於持敬以收此心須與時家計頗立萩

水無慮當償此願也恭聞太夫人以下均慶太夫人年
高康强榮膺褒旌之命諸子姪力學不怠相從問道者
以百數南方貴宦就謁恐後鄉邦之人薫德而善良者
日以益衆然則先生雖不為世用大行於時而此道之
行於家傳諸後孚於人善乎俗者有不可掩也第以病
體牽纏南北萬里不得朝夕侍函丈為此生之大恨耳
鄧官人之事欽雖勉為盡心以德薄言輕之故不能使
之蚤歸又以貧故甚失款待萬乞不罪因其歸謹此上

覆高麗布一疋人參三斤託附上用表下忱伏乞為道自重不備

又

七月十二日始得潞河發舟前一日書具悉雅懷欽向於京師聽教一年餘雖鄙陋之質不能少變然非先生之教則患得患失之鄙夫耳今幸免此得不為祖宗門戶辱其恩不亦大哉先生之恩固不啻此耳其所以教育欽者必欲勉進於道是誠父母之恩也顧欽庸下不

能自振然勉奉教言誓死不敢𡚁焉耳欽比自謂此出
不喜得是官所幸遇先生自今思之逴越萬里又欽之
大不幸也欽自抵家杜門調攝今秋於後圃搆小齋三
間為養病讀書之所頗幽静朝夕處此以奉先生之教
此外他無所慕顧猶未能少見意趣無可以請問者日
後若知所疑續當求教向欽作桐鄉深處詩雖不成語
然末二句云何時三十六巖下日與堯夫御小車則實
欽之素心皇天祐人不識何日得遂此願也向書喻以

貴處無人於遼東往還然亦少耳非全無也若能閔欽

之久違函丈因便賜教莫大之幸孟冬作此附子仁處

轉寄不能盡所欲言惟先生亮之

又

奉别以來三十年矣斗山之仰無時不然自恨立志弗

堅有孤至教因循歲月年已及耆畧無所就假令自此

有進所益幾何况違函丈南北萬里索居多過誰其箴

之其不得為君子而終於小人也昭昭矣奈何奈何四

月末拜領去冬手教并詩稿一帙乃知先生居太夫人
憂已踰期矣太夫人節行表世壽至九十厭世上仙固
其宜也然無奈先生孝愛之至何不審憂中氣體如何
況先生年已七旬當從權制伏乞節哀順變以副四海
知舊之望來喻謂方今論出處者云云擬人必於其倫
生何敢班於先生哉然此取舍之分不至昏昧太甚者
伊誰之教耶生之所以沒齒感恩者也自恨云云惟先
生閔之不以不可教而棄之幸甚小兒士諮蒙先生惠

書奬進之不敢當不敢當生老矣自愧有負至教欲期此兒以不負不知果能如願否惟先生垂惠不勝幸甚前後所惠詩朝夕捧誦儘有警發但與范長史者至今未領為寒家一遊蕩子持去山東揚州至今未歸范有録稿亦未寄至耳相望萬里匆匆不能盡所欲言惟心照是荷

又

往年承教於都下恩惠之厚没齒不忘别來十有六載

慕仰盛德如昨日然時一展拜尊像便是即溫聽厲也
所恨賤疾拘牽未有再拜之期玆聞先生四月來京寓
慶壽方丈相去益近而不克一面以承矩誨小兒諳年
幼未堪出外不能遣之一拜牀下其為抑鬱不可勝言
先生此來傳聞弗的或云以薦舉或云以星誤不知尚
有幾時留容昔之諸友幾人從行諸賢子姪幾人在侍
去年冬小姪往山海關在鄭克修繡衣處領張叔亨繡
衣轉附先生前年十月二日與欽書并和陶詩寄欽絕

句所以教愛欽者至矣書中復以莊定山得靜中一趣發欽讀之惶汗浹背别來屢承此教而竟不能脱擾擾於方寸其負教之罪甚矣然而猶望先生不以是棄之因風更乞開喻自今以往猶當鞭策駑鈍冀有少進也茲敝處李參戎第行遽不能盡所欲言高麗布一疋奉為禦暑之服人參二斤用備湯藥之需伏乞叱留幸甚

又

欽往年京師承教誨之勤恩同父母奉别至今忽忽九

載企慕之私無間時刻屢辱惠書教并紀夢說自策讀近思録諸詩及門下從遊諸友論學書每一拜領如飢之得食渴之得飲感佩恩教莫可云喻第昏昧之質立志弗堅加以壬辰析居以來創構室廬課治田事不克專意於學是以雖荷教誨屢屢未能少進愧懼之至推其病源又以不知其要耳何者往時見書冊中先聖賢垂教之言及親承先生之誨或涵養或省察或致知力行無所不信無所不悅隨所聞見以用其力特以實非

自得不知大要見無一定力且弗專坐是迄今無少改
於其故耳今者屢承開示潛玩久之乃知此理充塞天
地貫徹古今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事事物物各有本然
之理吾人何必勞攘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
然雖見得大意如此苟非格物致知灼見事事物物本
然之妙烏能勉强以循之此知之所以當先也然非敬
以涵養此心使其常主於中不馳於外則身且無主雖
視不見雖聽弗聞至粗至近者且不能酬應之況於究

義理精微之極乎此涵養之功所以又在知之先也以是知今日用功之始惟當先事涵養放心不收終難為學此則決無疑矣林緝熙端默有見誠晚學所當遵行也欽又欲求僻靜處若山寺中靜坐以收久放之心第老母年高無他兄弟備養理無可出今春二月攜一二生始就本城奉國僧寺杜門調攝旬日一歸省母於是收心讀書然亦弗能累旬端默但孜孜持敬以收放心之意則弗敢忘耳前時因循負教罪過千萬自今稍識

用工寧敢復蹈故轍以自取絶於大賢君子耶自是以
後積累久之幸有所疑所得續當請教仰惟先生道明
教行樂莫大焉欽之不肖再得親炙函丈不識在何年
耳相望萬里不勝馳情兹廣州楊官人貿易畢事歸謹
貢此書無以侑緘高麗布圓領一件敢以瀆獻不罪僭
易幸甚未間伏乞為道自重不備
又
生承恩教没齒難忘但進學不力退處九載無少進益

秖自愧懼然亦豈敢違悖至教自絶於善亦惟日夕以
持敬收心讀書玩理為事積之以久看又如何所恨邊
闕限隅不得尋醫嶺南以療此生深痼之疾得遂此願
未審在何年也生侍母粗安去冬復得一子名淅孫生
之先四明人故也田者數人歲入不足假之故舊類不
納息用是度日不至勞心既無他慕衣食復足别無所
事敢不專心以奉矩誨惟先生不以愚鄙斥外而終教
之不勝至願今夏五月廣州楊官人倫貿易邉右歸嘗

託附書一緘高麗布圓領一件茲金溪書客李紹慶回託附此書并人參一斤致羅一峯先生所轉奉有教墨回示附湖西與李容渠歲走遼東故也相望萬里承教未由企慕之私非筆可盡伏乞為道自重不備

又

往歲膺薦來京時辱惠書教并細葛感慰深矣所恨萬里之遥十數年之别而近在千里之間旬日可至之地拘以賤疾不能趨拜以遂親炙之願自茲以往此生再

得坐春風而霑化雨者果為何時也南歸後伏計奉養之餘以道自樂門下相從者日益衆而及人之功大矣於是又羨南方士友之幸而重恨在己之不幸也别來二十餘年自愧立志不剛用工不篤不能勉奉矩誨恐終流於小人之歸而已先生愛我厚者其可以救拔之者何憚苦口耶去年四月吏部發下文憑促欽赴陜西參議任時以老母卧病累月方欲以終養具辭而是月二十六日母病不起矣五月初母喪在殯而敕諭下臨

襄事後迺遣小兒士諮具本繳敕辭免新授職名伏惟
吾君初政清明多所聽納且念欽之不才雖以病廢然
職名未奪時不可言不言可也可言不言如不忠何方
草辭職終養奏本時擬陳四事少効涓埃遭喪後欲削
其豪心不能忍欲俟終喪恐失機會用是不以一巳私
憂敢忘天下之慮因辭謝冒昧以陳曰資真儒以講聖
學曰薦賢才以輔治道曰遵祖訓以處内官曰興禮樂
以化天下本以六月下旬進無奈誠意未至學術膚淺

惟蒙聖照得允所辭所陳四事斥以浮泛難行罷之矣內自循省惶恐無地恨相去遠不得以章草求正其所以失也先生抱道家居天下蒼生同一仰望欽不度人微言輕輒有論薦非特不能為蒼生起安石且恐以薦者之不肖反為先生累矣上天祚皇明斯人惠然來天豈終負人望哉士諮今年二十五竊聞先生之教有意為己之學科舉事業雖嘗為之然內外重輕已能決之殊不好也此子若可進恨不得親炙門下求薫陶之益

耳先生誠閔之因風賜教則欽父子感德當何如哉番禺觧軍者劉深歸謹此奉問不能盡所欲言伏乞以道自重不次

簡同年會元章翰林

自執事調任南都後欽亦以病歸不通音問者將二十年中間于仁甫録寄贈執事致政詩始知執事由評事轉僉憲挂冠歸矣後令親方老官來寓族兄客邸始得備聞執事家居動履之詳足慰鄙懷同年雖衆相知者

不多就中所尊仰願學者殷元會元元吉孔易仲昭數

公而已所恨天各一方無由親就以資啓迪之益耳應

魁兄數年前嘗寄書來逮還聞已為古人可悲也已前

年陳白沙先生徵至京時有書寄欽云嘗與莊定山會

聚笑語竟月許定山得天理之真樂執事想近年未會

白沙耳其得天理真樂當不異乎定山也欽病居荒僻

侍奉老母温讀舊書而已學無寸進且入老境恒懼終

墮小人之歸貽羞友朋尚念平昔因風示教敢不佩服

以希少進令親客此殊失敬兹因其歸謹此奉問不能
盡所欲言且愧無物可以將敬渠復來遼切望手教千
萬之懇相晤末由不勝馳慕惟冀以道自玉不備

答同年鄭克修御史

近辱書具悉雅情且以桃乾遠遺老母感荷感荷所喻
相見未果徒是説過然人有善願天必從之終必遂也
來書屢致下問自顧愚陋何能有助但往年在京師嘗
聞白沙先生教誨頗多直以立志不堅無勇往力行之

實坐是無所進耳今敢以所聞至切要者奉告兾令彼此共勉為之白沙之教惟以静坐為先其意謂吾人今日病在擾擾必多用静然後放心可收次第可用功矣如何如何前所云韓子作文亦進德事先正己論其倒學不敢承命小兒士諮學作易義承改教甚荷續所命題未作求教者小兒之意以誦讀玩索之功不至故先其急者耳令郎進學如何令之人以為己之學一筆勾斷只在舉業上走亦大不是小學載胡子父兄以文藝

令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者不可以不深戒也令郎學於家庭想不專事舉業就使來游門下者只為舉業而來吾人亦不宜徇其卑陋之見不以為己之學啓之也小兒頗有為己之志他日遣往求正尚無靳焉臨楮不覺叨叨不罪不罪

又

近審起居佳勝酒量如舊甚慰甚慰令親毛老官曩多失敬屢荷書喻無奈德薄言輕不能小有補益罪罪令

郎輩舉業工夫想大有進不知所謂為己之學亦嘗留意否若曰吾人未甞為是遂不以責望後人是已失之而又使後人仍蹈覆轍也善教子孫者恐不如是世俗日降言為己之學便為迂闊得罪當時矣然高識遠見如閣下者豈亦有是惑哉亦謂即此是學雖不必如文公之教由小學循序而進要亦不背大道終為君子路上人物也然亦不思而已矣誠思之寧肯安於是哉韓歐與程朱其源派孰正豈可曰韓歐亦君子而何必尋

程朱之源乎閣下愛生厚用敢吐其愚不罪狂妄幸以
語蕭先生斷其可否垂示一言不勝大願

又

舍親盛都司克新舍人至辱惠手書捧誦之餘如見顔
色但不知何日合并以話久闊之情遂切磋之益為可
恨耳扇三柄棗一斗多感遠貺來書深自謙抑足見不
自滿足之心然亦須勇往力以着實下手看所進如何
好與朋友商量若曰自來讀書秪事誦說擬議題目拘

就程式僥倖科第為身口之資則是早年為學為人之失今日所當痛革者也玆豈可仍以自謙且以誨人與教子弟邪足下云欲從事乎靜嘆無下手處似亦過乎謙退非無處下手蓋亦實不下手耳所引無欲與心不妄動蓋靜之成功吾人固未敢望然自今勉遵節欲之訓禁戒躁妄人心未必不可下手也狂瞽之言敢以求正尚有以復我為巳之學誠所當勉令郎殊俗未深無使又蹈自棄之覆轍也匆匆不能悉幸察納之

簡同年羅一峯先生

甲午冬季始領令親梁氏附書今年五月復領金溪李容附書具悉雅情不勝感荷恭惟先生學成德尊退處田里士傳其學民化其德纂集六經羽翼聖道欽嘗自謂士之進退各有其道苟退而無所獻為甘自頹靡其視進而尸素者何遠哉欽之不才恒自愧懼聞先生之風益深斗山之仰承風疾或發艱於步履願加調攝以拔其根陳白沙不偶於春官而道鳴南海誠天之相斯

文也其寒夜獨坐之作以賤子班於執事則非其類矣
慚悚之甚德懋仲昭元吉樂用粹之諸公出處辱教始
知其實樂用風疾近漸愈否在皐可悲有子能紹其緒
否承諭移家南方足領至意但先壠宗戚所在卒難動
移克修天錫充軍口北去年之赦所司具奏不准放免
克修聞以易學教科舉不憂貧也欽舍田者數人歲入
不足用時或假諸人親故問類不取息用是度日不至
勞心力也惟問學之功無少進益不免下愚之歸以為

憂耳近悟進學之始全在收放心一事日夕勉於持敬無奈間斷不能接續舊書時復温習覺比往時有味但精力短不能讀所未讀今年讀易本義年終可了所諭作何功夫以還造化此豈庸陋所能惟先生時賜教墨以警督之使不終歸下愚則幸甚

書中別紙

先生所著集要刻板否已刻幸惠寄否則希録篇首三數章寄示文耀陳憲副聞遷憲長具所刻朱子語類甚

便學者是書欽裒録於京師訛舛太甚得為達之慁長賜以刻本莫大之惠此齋書金溪李客紹慶走遼東歳以為常若得語類得附來甚便茲奉去人參一斤外參一斤書一緘奉嶺南陳白沙先生煩覔便轉致得回音留俟來年李客附來

八月七日李紹慶别義州欽作此書與之今貴邑劉宣著解軍古宜歸之前夕始得見用是再敢奉瀆冀比金溪者得丞達也聞劉宣著言南昌張先生與尊兄時有

書尺往還必多論學議道之語幸録示以開茅塞

簡羅一峯之子

欽往年僥倖科第辱與尊翁先生同榜欽時在同年中齒卑學劣且見尊翁學富道尊但知專心承事拱聽教言而已尊翁先生以生承教之切直弟視之成化丁亥尊翁先生自北京之任南京翰林予明年病歸遼東自是南北道遠音問踈闊矣是後又若干年始知尊翁先生亦是戊子病歸隱居湖西教授金牛洞方睹教化之

行而報先生戊戌終矣弘治壬戌辱手書俾銘尊翁先生之墓余何敢辭所愧筆力綿弱不能發揚先生德耳往年先生寄欽書謹珍襲以藏慕德者以得先生片紙隻字為榮為私取去一紙求之屢年竟弗能得賢昆仲所收先豪有此煩録示一通使得傳示子孫永為家寳也千萬千萬所惠細葛二端本不當受但道遠難於返璧耳愧罪愧罪

簡陳都憲

恭聞閣下與阮方伯言屢念欽之貧窶且欽之不才卧病於家得免寒餒已為優幸區區之心惟願閣下大行斯道常如今日使東遼一方民安物阜則不才病子受賜多矣貧者士之常乞不以是挂念都指揮傅海欽表叔父也年五十有八鬢鬚斑白筋力衰憊兼以征傷發作不能任事表弟雲已出幼告乞代職未蒙賜允緣海實是衰老有疾別無他故伏望高明特賜允許即欽之受賜也此表叔父有疾乞退用敢以白若求進者雖其

人堪用欽亦豈敢言耶伏惟台照不具

寄族兄弟

諸兄弟在外年久抛棄骨肉於人之大倫不無有失令俱老矣幸收桑榆之功以盖前失庶乎可耳士賢兄擕二幼子在外景瑞兄嫂白髮如銀獨與幼婦弱孫家居賀信一往兩載有餘杳無一音通弟父母俱殁未曾一拜墓所以此而言於大倫何如早早歸來已是遲晚若更延滯天地罪人矣兄弟之情不得不以告也客中多

賢必有規諷兄等歸省故鄉者但不之信從耳試以此書與之論之當有以忠言從歸者不可以不從也士賢兄輩專以無路費不歸者又大不是矣莫求遂意將就可備關西路途飲食即便起程若到山海此間當遣人往接不誤也千萬至囑至囑欽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喪老母五月二十日葬畢遣男士諮赴京繳敕書辭參議已蒙准辭惟所陳四事以浮泛難行寢罷此蓋忠誠未孚學術疏陋之罪也内自慚懼而已兹因杭人馬姓者

回便作此奉報區區弟兄之情惟願早早歸來以遂天倫之樂伏惟心照不次

寄族姪

在外謹慎小心汝固能之不待多囑但更有所告汝宜諦聽自家忠孝家門為子孫者不可不謹守買賣營生固欲求利然不可利己損人有傷忠孝之家傳也汝不記憶汝祖父耶容山東若干年未嘗欺誑一人其買賣所得人誰如之後來者忠信豈能及宜乎多得財而反

不及此可鑒矣賀機讀書能記一學諸生皆莫之及若自今不間久必科舉可成以此告汝使汝知積善以蔭厥嗣也勉之馬容回草此以告至囑

示諸子

陶侃惜分陰乃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自今觀之惜分陰勤於學也朝暮運此弗急於用之物不亦費分陰而間於學邪須知分陰當惜百甓當運不相妨費實相成就也若曰吾方汲汲科舉焚膏繼晷不敢少暇

家蠱當幹者一切置之況運無用之覺邪此之惜分陰與陶之所以用心一得一失一公一私相去遠矣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之也戊戌年七月山人書

簡李參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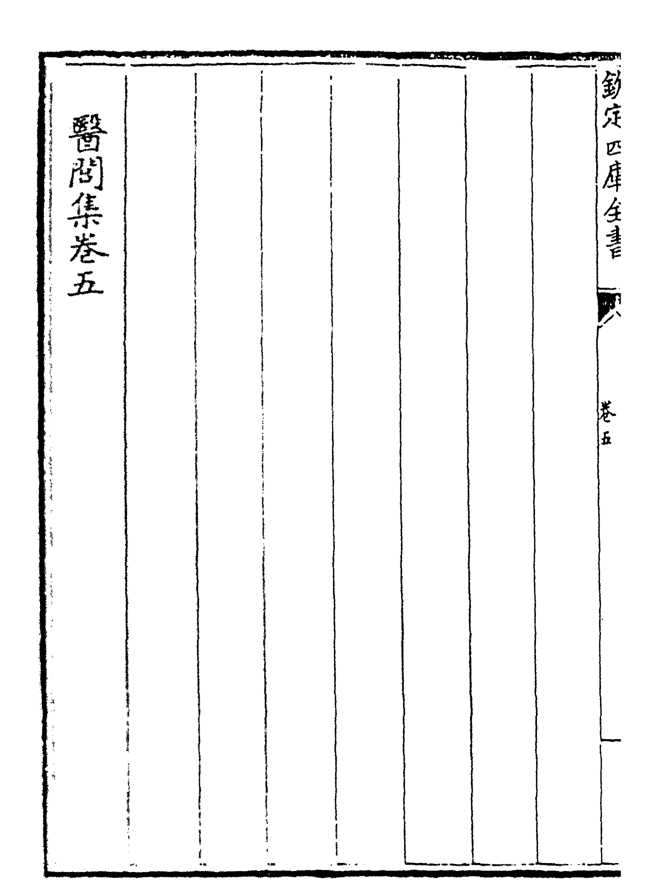
作成人才大是美事異日成就居家而孝為國而忠大有益於君親有益於民物也方今知重此者幾何人哉生躬逢大人誠心下賢禮請名士設館育才不勝慶幸所恨賤疾不克趨慶恕罪恕罪

寄韓良弼公子

向嘗賦小詩奉勸賢昆仲更有二首寄令親家克明公子用勸厥子各不蒙一語之答想是迂闊之矣如何如何足下童丱時從吾遊至今不忘可謂厚矣當時論東邉諸公子表表者固非一人然皆以足下為之冠可謂賢矣以足下之賢且不忘幼日師友而有忠厚之情余豈容自外而不思有以裨益之耶世降俗薄學術之差固難正救在足下宜有以拔其流俗而亦不免余故深

為之惜而不能已於言也大抵此病坐不信古道不行於今耳不信由不思不思由不疑故一切以今日已之所行為當然不必更須知古人矣試疑之曰古聖賢果可學乎人之性善皆可為堯舜其果然乎夫既知疑則必精思思之通則信矣然後知古聖賢垂訓教我後人者句句是實自然進道向前不俟督迫矣白沙先生謂疑者進道之萌芽信不誣也足下讀禮之餘試取前詩參之此語試一疑焉以驗其然否却以見告得反覆之

庶彼此兩有益也若終以為迂闊不敢疑焉則非予之所敢知矣令親家克明公子識見亦高聞其乃郎幼而聰敏且染俗未深復之為易可告同一疑之



醫閭集卷五

醫閭集卷六

明　賀士諮　編

存稿

簡韓良弼公子

令弟内有賢父凡外有嚴師友如此事業之成不待卜矣但不知舉業之外更看何書更用何功古人為已之學諸令弟亦嘗有志否有一書名曰程氏讀書分年日

程者不可不看若能依據用功決成君子儒也遼陽必有此書可訪覯之却以見報

簡傅叔父大人

屢詢自遼來者備聞尊候多福諸賢弟各修職業為欣為慰但彦明弟支鹽未回且聞無利許大門户日用費力為之奈何近千户韓璽來言都司大人欲具奏舉欽此大不可蓋欽病未痊不能起且老母今年八十有六病卧在牀欽孤子無他兄弟備養決不可出門者若奏

行而欽辭疾決不成往是則非欽受詐病之罪即舉主得詐奏之罪矣兩不便也敢煩尊前一為謝之使知此意免勞動念不勝甚幸此係吐露肺肝真情實意鄧父母大人聞之必發憐察肯使人捨八九十老親之養而趨仕路耶此書至日幸即一言無使後期以致紛紛誠大惠也彥清弟當令讀小學書講明其義謹遵之步步行去自有大益切無令其只隨流俗全不理治身心而但為口耳之學也未由面晤敢此以白伏乞尊照幸甚

與王天申伯凡

恭聞奉令先妣遺骸與先考合葬夫婦父子大倫可謂兩全之矣可勝敬仰欽先考之學生也禮宜預祔祭執事憂病所拘弗克如願謹奉雞二隻聊為祭品之助惟不拒是荷

與王天申

令姪誠繡衣公選入遼右書院用功杜誠亦然誠母老疾嗽喘不寧雙目不見物色思其子不得見日夜憂戚

書院生惟歲暮得歸再不得擅出院門守者弗容故耳杜琰之在官能不思其母耶萬一自今而後不得會晤而母氏告終寧不為終天之恨耶竊謂相知之深者當速語琰之使及早辭官歸養老母終其天年服闋再起庶忠孝兩全也琰之與吾天申為窓友而余亦託交琰之父子間知琰之歸養為美事而不以告是吾人先自不盡朋友之道也是明視琰之墮入不孝之域不一引手救之也是謂琰之不能辭官歸養便已私忘母慈也

在吾人而可如是乎曾謂毖之之賢聞良友之忠言不恨得聞之晚惕然悔悟解組趨庭終愧反哺之烏乎因會錦州友言李廷幹父八十餘病卧弗起余曰朋友當勸廷幹歸終養再仕張解州在座曰子何舍近求遠杜毋如是而不勸毖之尚何廷幹之勸余深然之用有此舉惟天申圖之山人書告

書中別紙

天申平日寛厚遇人有過多所含容不肯苦口相戒相

别又幾年不知近來如何孔子說好仁者便說惡不仁者未嘗為一偏之論也今此一事杜為吾人容友杜之過即吾人之過吾可不汲汲救正之乎當是時也正切切偲偲時也若更含洪則自成病矣匪直無益惡之也世人以官職為重遂至忘親殊不知今日之官視孤竹國之爵土孰為大小輕重夷齊棄國如敝屣而惟求仁得仁之為安曾謂惡之之賢不能超出世人而追踪古人耶天申勉圖之山人又言

答纂修高進士

十月晦廣寧胡都司遣人送到執事手翰并纂修事目拜領展誦具悉雅懐奬許過情非所敢當所索不肖當日在科奏草無以應命盖欽在科日淺章奏不多雖有一二削稾久矣近辭遷官之章冒昧有言盖雖欲致犬馬之誠奈不學無術所言浮泛不堪施行不蒙允納愧懼不暇敢存其草而復以塵執事之電覽耶欽學未聞道進退無補碌碌庸庸何足齒録若重煩大筆收採備

數汚涴簡冊是重其不德也惟高明察納幸甚外録死節軍士未蒙陞職事由雖非今當筃參録之事然執事他時回朝有所敷陳則此褒奬節義亦或可備一條也

示鄉人

欽謝病歸來杜門謂攝鄉親故舊有以生徒見囑以寒家有子弟四三人供洒掃者辭之不得迺成化丙申在門者七人中四人有棃渦之眷事不可捹不俟遣而歸自慚德薄妄受鄉親故舊之託而壞其子弟嘗語在門

者使歸語父兄别投賢師免貽後悔不蒙見允而今年二月迺或屢屢強以子弟委焉驟而造門不及走避又以鄉之尊長臨之不敢固拒以不宜者告之亦不之信今敢備言其情告在門者使自為去就則後之來者有不俟力拒而自止矣廣授學徒非病者所宜不可一也學堂弗便無内外之辨不可二也科舉之業置之十有二載率皆忘之又素不能改課不可三也迂鄙之見竊慕許魯齋學朱文公從洒掃應對循循而進為務實為

已之學也已方有志未能勇為嘗語在門率不信從志既不合何名為友不可四也聖賢經訓本以教人體行今但媒利祿殊不於身心省察詩云子曰則請諸先生立心行已處事接物則任其巳私率意肆行先生不得與也一或以經訓格之則口然心否面是背非類以迂闊詈之在吾門者何嘗不然不可五也自念不才行實未著徒然忉忉不足取信來者必假尊長以臨逼之既不敢方命在門者又不可一旦峻逐而固遣之用是備

陳己私無有所隱鄉之尊長與夫及門之士鑒此鄙誠其進止去就必有處焉

簡阮鄉親

别久念深時詢動定於東人亦有能言所以者少慰遠懷但不識近况如何煌煌靈芝一年三秀子獨何為有志不就此宋人題𧷤當壁詩也朱文公見之有感題云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為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𧷤當壁上詩不知足下之志就否今歲亦晚矣金

丹有消息否無乃亦有前人之感歎乎文公金丹托以喻道無消息者盖謙辭耳非真若足下爐火久闕心刀圭空入夢也如何如何同年羅狀元賢人也今已物故今其親戴集積來解軍三萬衛交割後幸玉成早歸甚荷

簡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謝病東歸一別二十餘年雖出處殊途慕仰之心未之或怠前歲敝邑曹生歸辱惠手翰一緘名扇二握把玩

心畫揮引清風宛然如面故人領清誨也來書以欽辭疾不起奬許過甚非所敢當此特自知不才少安愚分耳惶愧惶愧閣下以宏才碩德樂育天下英才而猶不自滿足下求聾瞽以砭不逮真天下之師模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不於年兄望尚誰望耶小兒士諮未知為學而頗有此志願先生垂惠啓廸之不勝幸甚人參一斤謹以侑緘伏乞笑納不具

寄光祿時文泰

小兒去年來後再不得書時聞動定於來京之鄉人而已官署餘暇書史當不廢觀更與好僚友講論正學不唯在巳有進又可推之以教子孫不使仍蹈俗學之轍亦為益非細也農桑諸書及向所聞風車車水灌田之法與所謂一竿三鈎等類可留心訪問備他日歸閒林下之用惟心照

簡都閫王公

昨日進拜蒙厚款承喻教家人紡績推之以及城堡居人甚大惠也葢此方之人素不曉此用是困於無衣若上之人教勸之使一方無一家之不紡績日後人人遂煖衣之願無號寒之苦則大人恩澤之博極於久遠人之感惠不但有五袴之謡也桑棗之植亦有久遠之利不三數年便見成效又云欲作射圃於府中以較射藝亦大好事凡此俱望及時行之邊方之大幸也恐公務繁多或以此為不急則非吾民之福矣用敢瀆告惟高

明留意焉

又

昨日承枉顧遣人止打旱狐椿事已止得否敢此奉問即此一事聞諫納善之德可知由是推廣之所謂好善優於天下可期矣又何不獲乎上之足患哉然因是而省之可見為人上者物理之不可不明也訴訟之不可盡信也人言之不可不審也處事之不可不慎也高明之見當於是乎有省矣敢此瀆告

簡馬揮使

某也喪母貧甚足下必弔之矣有賻喪之禮宜早行之以周其急也聞以區區所奉拙簡粘之書齋之壁此不必然如古聖賢格言至論切於日用益於身心者置之壁間朝夕觀之接乎目警乎心乃為有所益耳今敢先書近思錄中語數條以往可以代之若未精其義暇日過我當細為敷陳之也如何如何希回音

與鄧都閫

傳聞令舅崔公子與某公子爭田久尚未平各非為財秖尚氣耳某聞名未相識不敢奉勸萬乞一言以告令舅平日人人稱道崔公子者以高識大度有過人器量也今為數畒田不能讓鄉里故舊乃曰田不足道彼無善辭故弗與耳如是處心如是議論在是時固不失為眼前之豪傑不知吾孟夫子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之豪傑果亦如是否也此所謂興正大學興仁興讓之興非孟子興兵結怨之興如公子今所行其為興

也果何似耶公子才識殊絶於人前嘗告教迺郎以古人躬行為巳之學深蒙允納然今日吾所猷為以示法子姓者乃在於爭不在於讓萬一迺郎習見其翁如此不知其為尤而效之不亦昧其所從而壞其美質耶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古人防微慎始之深意也昔馮驩為孟嘗君市義以財乃其所有而義所無也勸公子舍田取讓亦若是云閤下備以告之允否示下

書東萊格言後以勸鄉人

古之先賢教人爲君子方方出永樂大典性理大全中最爲捷要讀書者固可學不讀書者得此捷要真方亦可學爲君子無疑也人患不肯信而謹守之耳能篤信而謹守之其成君子甚易不然雖博學登科以躋顯榮止可謂貴人而已其能成君子耶

簡揮使馬伯初

中所百户所屯軍尹端者死於窪河之滸欽聞之不忍欲爲深埋之因思近設養濟院凡孤老之死者必有棺

具以葬埋況賢舅伯初大人為一衛之父母當有仁政以處之也欽故不敢自專謹此奉告以俟可否之命若官無措置相驗畢當為買棺葬之張子曰民吾同胞又曰凡天下之疲癃殘疾窮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為此故耳

與馬生翔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小學曰父母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曰父

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孟子曰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於兄且爾況父乎論語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右數條皆翔平日所讀講者今日正當謹遵恪守以

事親使親感汝之孝皤然悔悟舞斑衣以娛祖母舍危
就安去禍受福庶不負令尊擇師教子之心鄉人必曰
馬大舍尊明師之訓以聖賢道理勸其親改過爲孝是
因汝之孝成令尊之孝豈不美哉推其原由師友之所
致則區區病夫與有光矣而翔也不用師言不以聖賢
格言至論爲心不幾諫不號泣隨之而諫勞而或怨撻
之流血而或怨不起敬起孝不反覆熟諫果使一朝之
忿忘身及親陷父於不孝之地則翔之罪大矣由翔先

不孝以致父於不孝則區區之為師者不善教以壞人子弟之罪亦安可逃乎惟翔勉於孝愛以為諭親於道之孝子以全令尊晚節之善以遂祖母桑榆之樂以為師門薫炙之光不亦偉哉惟翔勉之余與令尊為舊親舊友平素交好之密人人知之令尊雖曰不喜人言然余言亦未嘗不受納也今此一事勸之未從況翔子又聠士諮女只是舊親友固不避斧鉞以進逆耳之言況又成今日之親乎不知以怨報怨為不義則已矣知其

不義而不以告則病夫自不成人矣非甚不仁者不能不告余何忍為此等人哉援筆不覺喋喋令尊欲觀當奉以觀不欲觀可口陳此義若有疑者親來一講之

書李漢章遺行於其挽卷

成化丁亥李公漢章以户曹主事差守京城門與奉御御史同往時奉御正坐御史主事副左右側坐公更為一列奉御不然固欲如舊且以不知禮詆公公曰汝若太少監可如舊今既奉御一列是禮也奉御忿然曰吾

當言於家公曰吾獨不能言之朝耶奉御訴諸中貴之秉權者以囑司徒河間馬公名公至部問公對之故馬公曰汝胡不隨時猶是秀才性氣觸忤致禍不吾與也公曰以户曹主事坐奉御之側阿諂内臣良為户之辱故不敢從倘由是得禍甘心受之敢為堂尊累耶馬公知不可奪曰任汝為之自是公不在奉御輒下其坐於側公至即命升焉奉御至見公在坐不下馬而去公曰汝自便吾為代勞也終不為少屈比卒事竟不能禍時

欽叨官戸科辱公不鄙與之交親聞之公如此公非妄語人也嗚呼即小可以知大觀一節可以知全體直節勁氣如公者可多得也耶可多得也耶天不憖遺斯人蚤世為之奈何嗣子癸丑進士夢龍會吾兒士諤於京邸求挽詩余不能吟埀泣書此以歸之

贈以德范進士

誤予從遊歲月多秖將文字事登科如今返駕成遲暮若更悠悠奈老何

余自景泰丙子叨領鄉薦以德時即相從尊以師禮迄今三十餘年如一日也所愧自不知古人躬行為巳之學不能以是為教徒孤負以德一生相尊之意與其天賦淳厚之質但得掇取科第而已在時俗固以以德成名歸德於余余之自愧正謂妄竊師號不能造就之如古君子之儒庸妄誤人之罪不可追也余與以德年俱半百即今返駕已屬遲暮若更不勉來日幾何今兹遠別用賦此詩以道往年相誤之非為來日相勉之圖以

德若能深信鄙言不以為迂力去故習一以小學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循其次第而勉進焉他日居官在朝致君堯舜在外則澤被黔黎出處進退不離乎道不愧古君子之儒然則往年相誤之罪庶可少釋異時倦遊而歸尤望交脩之益也朱子嘗謂就使六七十歲覺悟亦當札定脚跟從此做去文公豈欺我哉願相與勉之

書羅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題目

孟子此言非特鄒穆公之龜鑑千萬世為人上者所當

篤信而勉行者也後之讀其書者以是告其君所謂引君當道庶幾可為忠臣以是告其親所謂諭親於道庶幾可為孝子祥也方家居而未出仕余固不能不以孝子期之祥也勉旃謂其親不能者賊其親者也祥亦有此懼耶祥誠不迂余言勉進諭親之孝他日進用於時其為忠也自是而推之耳夫豈待他求哉若然則病夫之望遂矣向因文王發政施仁之作嘗有所告未見領悟故再以申之

書俞洪文後

所作時文題目無非切於身心如此三題者所謂自得在深造以道所謂君子存之異於庶民而聖人又異於君子所謂文王愛民深而求道切終日乾乾不自滿足之盛心何者非切於吾身心者若能以之自省曰吾能深造以道而自得乎吾能存之如君子而異於庶民乎抑去之而無遠於禽獸乎舜與文王所行如此孟子嘗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引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

豈欺我哉則是舜文之聖皆吾人所當學者吾嘗有此學之之志否乎以是自省強勉而行即是為已不差路途庶幾由是漸有可望今則只是以之作文求取科第略不關於身心縱使異日得遂所圖不過為富貴之人而已天之賦予吾人者如何而自暴棄之如此可不哀哉此意近屢以告諸生而略無信向匪特不信且不疑焉故再以申之

簡同年熊汝明

往在清豐屢辱書教自遷官西行音問杳然病夫時展
畫圖玩手筆感舊懷人之念不能已已不知此生再晤
語親容如曩昔觀政銀臺省否也生東歸時辱贈詩期
勉以道德至今佩服不敢有忘但索居日久過失弗聞
恐終負故人相期之至意耳自西行弗聞政譽道遠地
僻故然然即清風推之惠政之及人可知矣未知近得
幾子若有上六七歲者便當一遵文公朱夫子小學之
教步步教將去不當又如吾輩差却路頭迷而後復之

難也小兒今年二十三粗通文理所幸畧知為已與汲
汲追逐時好者有間用是敢致忠告如前之云在他人
必謂迂闊之談以閤下高明決知度越俗流也岐山縣
正統丙辰中一進士曰傅寬選東昌通判坐事發戍㣲
處景泰中生從之學舉業天順初釋歸卒於家其子孫
存者幸以生故遣人呼至官視可教資送入學不可教
一周卹之以見生之不敢忘棄故師之意至幸至幸茲
朱倉宰失官歸云嗣歲欲往鳳翔訪其親舊故作此以

奉渠歸幸還一簡至切之望碑帖書籍度生所無者惠下一二甚荷

與史揮使國章

聖人作書教人讀之明理脩身推之治人也武官雖藝為尚然不讀書明理豈能忠君報國克盡人臣之道哉余所以惓惓勸爾讀書者為此故耳前日面會相勸已得允從云一日能讀十行一日能訓解十字若果能如此則半年之間訓解字義將及二千書皆可讀矣就使

日減其半日訓五字一年之間亦有此效若是不學則一年之間不曉一字直至老境無分毫之益豈不哀哉今點孫武子送去此汝武官本經今日急務可便讀之暇日卻來為解釋其義也會間更當告以所當讀之書茲不以告者恐爾憚其難而生疑畏之心耳勉之勉之

與鄧都閫

欽之不才荷蒙誤舉母老身病有孤盛意愧負愧負更望執事充此為國薦才之心廣詢博訪不間幽顯苟得

其人隨其才德之巨細或上之朝廷或薦之鎮守或用以自輔或委掖衛所以主軍政此忠藎之大端也若以生之不才有狐盛意而遂沮夫薦賢之心豈可乎哉惟高明勉圖之

與士諮帖子

為訪賣子女者何姓名果欠何官府債如是督府當告令免之不告則狐平日相推之意吾黨得以薄待人之罪矣晏朝士未相識一聞其和輒悔失不以白金十兩

贈其行況此部民爲貧賣女償債使骨肉分離者肯不憐之吝三數兩白金忍視其至此極耶二事之輕重緩急得失可否不俟智者而後知若以奉告無不從者縱令已賣爲之贖歸亦無不可以類推之凡有負於府不能償者可一切寬之亦父母斯民之一端也不致忠告吾黨之罪告而不可斯可已矣

與韋中貴書

戶科養病丁憂給事中侍生賀欽頓首上書欽差鎮守

遼東御馬監太監韋公閣下竊以孝於親者亦欲人之孝忠於君者亦欲人之忠葢推巳以及人聖門之所謂恕也欽竊願學焉欽自幼讀書應舉不敢苟狥俗以榮身肥家為事惟欲隨所居之位盡事君之忠而巳然而三十登進士第三十一選給事中三十二即以病告歸者非不樂仕也葢不得其言則去儒者進退之道固如是也屏居以來二十餘年分甘田畒無復仕進之心閣下所深知者不意今上即位内閣大臣舉薦人才欽之

愚忠誤居首選蒙恩陞陝西右參議撫治商洛等處提
督官軍民壯兼分守漢中府地方賜敕諭以戒勉之欽
方欲以身病母老具辭而不幸老母謝世矣竊念雖居
憂病中不之任而當日在科未久年勞淺薄參議職名
理不當受謹遣小兒具奏辭免乞收還恩命并繳敕諭
又念欽雖然家居猶叨言職幸逢明聖可言不言不忠
大矣用是謹陳四事少裨涓埃葢思以効愚忠之萬一
也內一事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者欲朝廷鑒巳往之失

開方來之制謹遵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之治也且太祖高皇帝之訓即古聖帝明王之制非全不用內官也非不與之祿非不與之秩非不富且貴之也特用之內庭使脩其當為之職分而已不假之軍國重權使害家而凶國也脩其當為之職分則祿秩常保富貴無失而無踰分干紀之禍此所以上下相安君臣相慶我皇祖之訓所以歷萬世而無弊者也遵之弗違不惟我國家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福使內臣各安其分守

其禄秩保其富貴永無復如前日王振喜寧舒良吉祥等專權僭竊殺身亡家滅宗赤族之禍實亦内臣萬萬年無疆之福也然欽竊念閣下雖亦内臣然在邊疆身先士卒親冒矢石奮勇爭先自少而壯壯而老矣與其他鎮守内臣不理邊事害下罔上者殊科若閣下者實忠義為國不私其黨者也且聞參戎羅帥嘗言閣下今秋決欲辭老請釋邊寄區區之心益深敬仰以為閣下解一巳之事權固巳見其善然未可謂之至善也豈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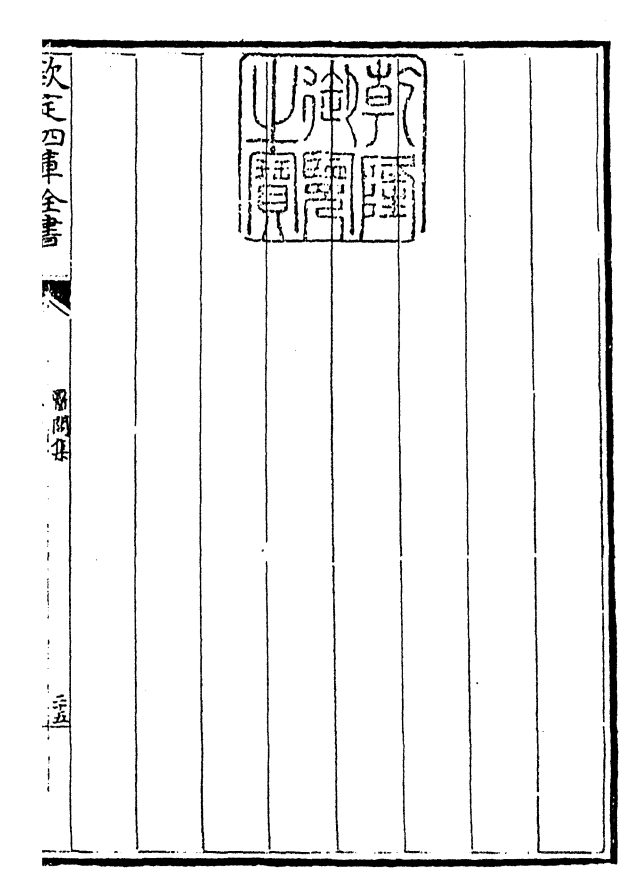
充平日忠義為國不私其黨之本心上章極論使自今內臣一遵太祖高皇帝祖訓之為至善哉如漢之內臣呂強以忠直流芳既懇辭在已之侯爵不受復上疏直詆其黨弄權壞國不應封侯違高祖重約至今千百載香名偉績載之青史傳頌萬方當與天壤俱獘也閣下歷覽前史夫豈不知今閣下忠義為國之本心何讓乎呂強然豈可使呂強專美於前而不致思齊之力以求儷休並美同垂不朽耶且人生於世多無百年而乃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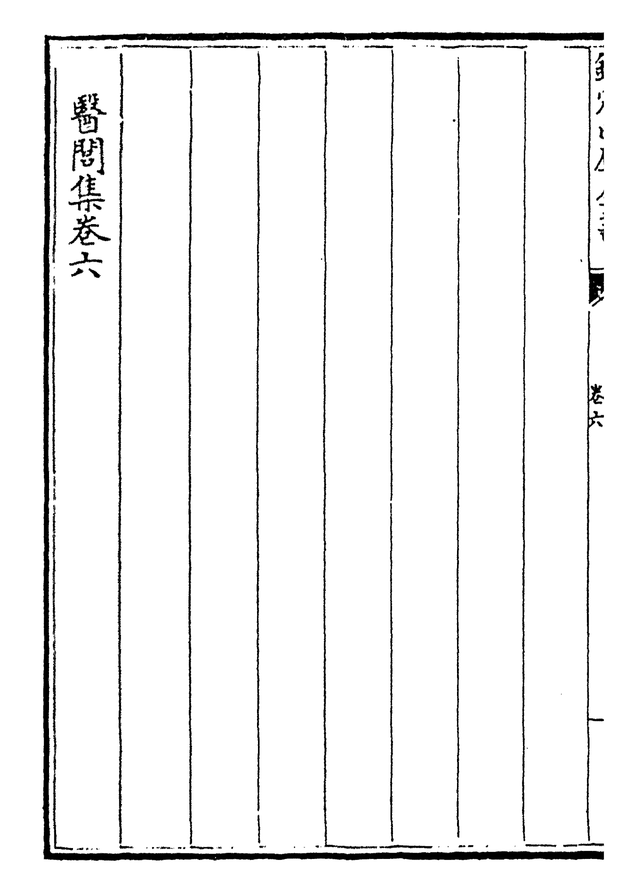
萬年不朽者忠義大節有功於世道故也閣下今踰六望七矣其去百年復能幾何而不及今圖所以不朽者苟以遲疑失之豈不為終身之悔九泉之恨哉或者曰韋公平日待子厚嘗稱揚以勵諸士子今若此必得罪於公矣子方家居而得罪鎮守重臣子不懼禍哉欽應之曰不然公之厚我非有所私也知余愚忠故也惟公克忠是以相知今余之此舉正愚忠所發也公之克忠正當有契於心耳夫豈私其黨而以為罪哉且盡忠於

君臣子職分當然也吾知盡吾當然而已耳禍福之有無豈所計耶或者又曰子進諫於君可矣而又告之鎮守内臣使言於上葢慮已力之薄而反求借其黨之力以攻之耶曰不然也余之進諫於君葢希慕為忠臣也而又告之韋公者知公之忠不私其黨力能行此故以告之而成之為忠臣葢蘧伯玉耻獨為君子又吾夫子所謂君子成人之美之意實區區所願學推巳及人之恕也豈曰吾力薄而求借其力耶或者之疑以釋用敢

備録為書并録呂強當時所上漢帝奏疏以獻閤下試於靜中令知書者講讀數過决意行之使天下之人皆曰章公者當今之呂強也不其偉哉不其偉哉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呂強云乎哉惟閤下勉之無負區區之望然是舉也閤下果能深信愚言不謀諸人而决行之上也謀之平日忠信正直識見超卓之士終必贊而成之其次也若與患得患失同流合汚待公衣食之人謀之則讒諂交作胡能有成斯為下矣公其慎哉且是

言也欽一告於君以吾君之明聖足以納忠諫不敢不告也再告於公以我公之忠義可以致忠告不可不告也是欽之所以待公者不輕矣公無忽哉公亦自重哉若曰言則美矣吾弗能行也則孤負平生之忠義不能拔出其黨如呂強之流芳永世矣豈所謂自重耶千萬載之功業聲名坐一時裁決之不勇而遂失之豈不痛哉豈不惜哉言之諄切詞之重複情之不能已也惟明公鑒納之幸甚幸甚


乾隆御覽之寶



醫閭集卷六